

哲学史

25 阿奎那论上帝

作者：惠顿学院的亚瑟·霍姆斯博士

今天下午，我们想重点探讨托马斯·阿奎那关于上帝、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上帝的本质的论述。我已经把我想遵循的大致提纲写在黑板上了，首先讨论上帝的存在。请记住我们一直在努力构建的思路。

也就是说，为了回应阿威罗伊派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（这种诠释既不符合伊斯兰教神学，也不符合基督教神学），托马斯·阿奎那着手修正亚里士多德的立场，以满足基督教神学的需求。我们已经看到，他是如何在其形而上学著作中做到这一点的。然后我们注意到，《神学大全》——这部主要著作正是基于此而作——进一步探讨了信仰与理性、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，从而确立了一种立场，这种立场否定了阿威罗伊派的二元真理观，并认识到理性与启示的互补性。

他由此直接过渡到讨论上帝的存在和本质，因此，只要你牢记理性与启示之间积极的相互关系，他所做的形而上学变革便立即开始产生效果。也就是说，对托马斯·阿奎那而言，当他试图论证上帝的存在时，这是一项理性的尝试。但他想要得出的结论，却与犹太教-基督教启示中的上帝相符。

实际上，他在文集中收录的三篇文章中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：上帝的存在是否不证自明？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，但当你意识到他在文章开头所回应的反对意见，正是针对阿奎那后来要阐述的观点，这些反对意见来自新柏拉图主义者、安瑟伦和奥古斯丁等人，也就是柏拉图传统。柏拉图传统普遍认为，上帝的存在要么是自证自明的，要么可以被证明是逻辑上必然的断言，而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正是源于这种传统。所以，如果你翻到第524页，就能很快明白他的思路。

反对意见一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，正如大马士革的约翰所说，对上帝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。这种不证自明是因为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吗？显然，与生俱来的观念是柏拉图的学说。他会反驳说，不，这种观念并非与生俱来，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对至高存在的模糊而普遍的意识，但并不存在任何清晰的、与生俱来的上帝观念。

反对意见二：那些被认为是自明的事物，一旦术语被理解，它们就显而易见；一旦“上帝”这个名称的含义被理解，上帝就存在——这便是安瑟伦的观点，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上帝的本质。反对意见三：真理的存在是自明的，上帝就是真理本身，上帝存在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正是奥古斯丁的论证，他从真理出发，

最终论证到那至高无上的真理（首字母大写），所有真理都包含在其中，即神圣的逻各斯，因此祂存在。

现在，你已经三次试图声称上帝的存在可以先验地被认知。先验地，也就是说，无需任何经验证据。

撇开任何经验诉求不谈，先验地论证上帝存在，例如本体论论证，所有这些论证都被阿奎那驳斥了。

作为一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，他过于注重经验主义，无法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提出理性主义的先验论证。因此，他在这里的论述与他所依据的亚里士多德传统是一致的。如果你看看他的《我回答这个问题》，就能很快明白这一点。

这就是阅读阿奎那的正确方法：一定要读“我回答这个问题”部分。你会看到他是如何阐述的。一件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是不言自明的。

一方面，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，但对我们而言并非如此。另一方面，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在《我回答这个问题》的结尾继续说道，命题“上帝本身，上帝存在”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“上帝存在”，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，因为上帝就是他自身的存在，这一点将在后文中阐明。

存在对上帝而言是必要的。但这只有在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这一事实时才成立。因此，这对我们来说并非不言而喻。

上帝是必然存在者，必然存在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不证自明的，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存在。但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存在，那么对我们来说，它就不是不证自明的。因此，他拒绝任何先验论证。

或许你对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也有过类似的感受。我心中有一个完美存在的概念，并且认为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存在，也不存在任何更伟大的存在。嗯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那也无可厚非。

但如果你不这么做呢？你会明白的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对此毫无概念。存在是一个必然谓词，是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。

因此，他由此出发，实际上接受了一种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式的进路。他由此推导出一个推论：如果我们并非基于某种先验概念来认识上帝，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，对上帝的认识是后验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经验。

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想必就是上帝创造的体验。所以问题在于，我们能否从上帝的作为中得知上帝的存在。这便是从结果推论原因。

对此，他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，非常简单。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，他论证上帝存在的论点将会是因果论证，其前提来源于人类经验。明白吗？前提来源于人类经验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的思路就相当清晰了。然后，他在第三篇文章中直接进入了上帝存在的证明，即阿奎那著名的五大证明。

现在，我倾向于认为，当这些论证脱离《神学大全》的语境，脱离将亚里士多德传统应用于基督教的历史背景时，这些论证往往会被误解。人们似乎认为这些论证是中立的，任何人都应该认同它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五个证明的前提，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哲学中立的前提，而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前提。虽然这些前提源于经验，但它们代表的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原则知识。

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吗？就是从物种中抽象出本质。明白了吗？所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它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，这些概念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从经验中汲取。在第527页的第一个证明中，我回答了五种方法，第一种是来自运动或变化的论证。

当你读到大约第八行，也就是第二栏的开头时，你会注意到他将运动或变化定义为某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。好家伙，亚里士多德。潜能与现实。

一切变化都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。而第二种途径，也就是该栏目最底部的那条，则源于动力因的本质。因为在可感知的世界中，动力因遵循着一定的秩序。

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。第三种方法，见528，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出发的。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区分。

偶然性和必然性。第四种方式，就事物的等级而言，有些事物或多或少是善，或多或少是真，或多或少是高尚，这就是存在和善的等级制度，它是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之一。第五种方式，从世界的运行规律来看，万物，即使缺乏知识，例如自然界的物体，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服务于某种目的。

最终原因。那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。所以你看，他试图修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，使其服务于基督教的目的。

他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。那么，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出发，你能论证出什么样的神呢？它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，而是更接近基督教的神。它显然是一位有神论的存在，而非一位独立思考、不为所动的推动者。

看看这五个证明的结论。你就会明白他的用意。第一个证明，在527页，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一个不受任何其他力量推动的第一推动者，而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。

你说这门语言是亚里士多德式的。没错。先行者。

原动力。但请注意区别。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仅仅是最终原因。

这个原动力是真实存在的，他说，一系列的推动者不可能无限延伸下去，因为那样就没有第一个推动者，也没有其他推动者了。因为后续的推动者之所以会移动，是因为它们受到第一个推动者的推动，就像棍子之所以会移动，是因为它被手推动了一样。好吧，那么就必须有人去推动棍子。必须有一只手去推动棍子。

在系列文章的开头，这听起来像是动力因，而非目的因。而在第二种情况下，它明确地属于动力因的范畴。第二个证明的结论是，必须承认存在一个第一动力因，而人人都称之为上帝。

因此，托马斯在暑假伊始，就立刻认定上帝是动力因。他认定的是一位有神论的上帝，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上帝。然后，他转向第三条道路，认为上帝是必然存在的。

第四种方法得出结论：必然存在某种东西，它是所有存在之物存在、善以及其他一切完美属性的根源。上帝即是善。这是柏拉图的观点，但在这里，它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之上。

你会明白的。第五种解释宇宙运行规律的方式，最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存在着—位智慧的存在，祂引导着万物走向其最终的归宿，我们称这位存在为上帝。祂不仅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而且洞悉万物的运行规律，并指引着万物走向其最终的归宿。

你会看到的。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，而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神。他是一位无所不知的创造者。

嗯，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转变，你会看到的。他竟然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下，提出了一个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论。但他做到了。

你会明白的。这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前提出发，论证一个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。明白吗？这五个证明从那以后就一直被争论，我猜你在你上的哲学导论课上肯定接触过它们。

你会看到的。老一套。嗯，他在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的回应中，就体现出他把上帝视为至善。

你或许应该看看这个。528. 奥古斯丁说，既然上帝是至善，那么除非他的全能和至善能够使恶中也产生善，否则他不会允许任何邪恶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。

阿奎那补充说，这正是上帝无限良善的一部分，他允许邪恶存在，并从中产生良善。你看，这就是关于邪恶的“更大利益”论证。邪恶的存在是为了更大的利益。

稍后再谈这个问题。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？好的。瑞恩。

他注意到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水平运动。是啊。但他却说不，这更像是一种垂直运动。

我没完全明白。是的。问题是，在这一系列倒退、倒退、倒退的行动中，谈到第一个推动者，是指引发整个系列行动的那个人，也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始作俑者吗？

无论他指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一个，或者他所说的是否是元推动者。后者似乎已经过时了。

我们再试一次。或者，他所说的是否是指上方的元推动者，即参与维持整个序列运动、实现其潜能的推动者。我认为，假设他是后者的原因有两点。

第二个证明讨论的是有效因的顺序。不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根本原因的原因是什么，而是整个因果顺序的原因是什么。明白了吗？因果顺序存在一个元原因。

我认为《驳异教徒大全》对此阐述得更加明确。所以，是的，这一点值得注意。你看，自然神论者会把上帝放在首位，认为上帝是万物运转的始作俑者，一切都由此展开。

这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始，而且会不断引发连锁反应。但阿奎那并不满足于此。他不满足于此的另一个例子是，他告诉我们（我们在他的形而上学著作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），上帝是存在的本质。

正如吉尔森所说，上帝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的本质，他就是存在的本质本身。你看，存在是他的本性。

吉尔森又回到了《出埃及记》3章14节中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对摩西说的话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。”“我是自有永有的”是何等的尊名！有人指出，希伯来语中的“耶和华”（Yahweh, Yah）本身就是动词“是”。

我是我所是。你看，吉尔森认为这意味着必然存在，即存在的本质。

嗯，不管吉尔森怎么说，托马斯本人非常明确地指出，上帝的本质特征就是他的存在。没错，彻头彻尾的本质就是存在。正是通过这种存在，他不断地将存在赋予一切受造物，而受造物的存在都依赖于他。

我们不仅在生命的开始上依赖于上帝，也在生命的延续上依赖于上帝。你明白吗？维系生命的上帝，并非仅仅是生命的开始。所以，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持续的依赖性……如果认真对待“创造者是造物主”这个观点，那么我认为很明显，他至少应该在第一、第二和第三个证明中提出论点。

不是指系列故事开头排名第一的神，而是指整个系列故事的根本原因——幕后黑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看到你含糊地点头，但我不太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明白。

是吗？好的。好的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这是指第二条，也就是第二款。

嗯。好的。嗯，这取决于你对“真正了解”的定义。

你把它与对第三个反对意见的回应联系起来，在这个反对意见中，他说，如果结果与原因不成比例，就无法完全了解原因。是的，当然，我们不仅要理解上帝足以产生这些结果，而且要理解上帝远远超过足以产生这些结果的程度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结果与结果不成比例。

然而，从每一个结果中，我们都可以证明其原因的存在，因此我们也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尽管我们无法从中完全认识上帝的本质。现在，这句话似乎在说，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，没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他的本质或本性。好吧，这就是局限性所在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是：从上帝的影响中得出的证明是否足以使人确信上帝的存在，毫无疑问？这些证明是否具有那种无可辩驳、不容置疑的效力？我认为，如果我对阿奎那的解读——比如他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修正等等——是正确的，并且这些前提是亚里士多德式的，那么我很难否认，阿奎那会认为这些证明依赖于特定的体系。是的，先生？换句话说，你必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，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。

是啊，是啊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确信前提是真实的，那么如果论证有效，结论自然就会成立。任何论证都是如此，不是吗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前提和有效的论证，明白吗？

但我的观点是，前提的真假取决于具体的体系。现在，很显然，亚里士多德认为（更准确地说，是阿奎那认为）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优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。因此，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的概念是正确的。

但他究竟以何种逻辑上的确定性来持有这种观点呢？你看，这一点并不那么清楚。这一点并不那么清楚。我倾向于认为，对绝对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追求，与其说是希腊思想的延续，不如说是17、18世纪认识论的产物，尽管从柏拉图开始，希腊思想就抱有很高的期望。

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两三周后就会有结果公布。当时……嗯，让我先这样预告一下。随着中世纪末期教会权威的瓦解，罗马教会在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失去了权威，这就造成了认识论上的真空。

随着新教改革的发展，强调信徒皆祭司的原则，以及个人自行解读圣经的能力，人们开始担忧宗教事务中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宗派主义。此时，希腊罗马的怀疑论声音填补了这一认识论上的空白。还记得塞克斯图斯·恩皮里库斯吗？他的著作已被重新发现。

因此，怀疑主义在16世纪再次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。正因如此，对确定性的追求才成为当务之急。笛卡尔提出“我怀疑，故我存在”的理论，正是基于这种理念。

他想从怀疑论中找到论据。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的辩论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。伊拉斯谟只想在某些事情上完全服从教会的教义。

路德却并非如此。你看，路德并非如此。因此，在权威真空的情况下该如何行事这个问题，似乎加速了启蒙运动对逻辑确定性的追求。

最终，启蒙运动的结果是，人们将现代科学奉为权威，而非其他任何事物。我认为，中世纪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并非出于同样的动机，因此，人们对知识的期望和需求也截然不同。好，让我们从讨论上帝的存在更进一步，探讨上帝的本质。

关于我列出的第一个主题，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探讨。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，阿奎那的观点也是如此，我们对自然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基于经验的，即从我们对任何给定类别所有成员的经验中抽象出本质、本性和形式。这就是抽象知识。

但当谈到上帝以及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时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供我们体验的神灵，我们无法从中抽象出上帝的本质。因此，通过经验抽象出的知识并不适用于我们对上帝的认知。

兰迪，你明白吗？大概明白了。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好吧，我再说一遍，以防你错过了，因为这很重要。在科学和我们对自然的认知方面，我们可以通过从物种、属等等的经验中抽象出来，来了解事物的本质、形式和普遍原则。

如果存在物种和属，那当然没问题，但上帝的情况并非如此。上帝只有一个，你看。正如我们所说，上帝是独一无二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属，自成一格。

神祇这一类中唯一的成员就是上帝。因此，我们没有关于一整类神祇的经验，也就无法从中抽象出上帝的本质。那么，我们究竟是如何了解上帝的本质的呢？而答案，归根结底，并非通过抽象，而是通过类比。

并非通过抽象，而是通过类比。嗯，这种类比当然取决于整个存在层级，而这又与整个善的层级以及整个真理或可理解形式的层级相一致。嗯，所以他谈到了两种类比：一种是程度类比，其中上帝当然是完全的善，完美无限，也就是说，是可想象的最高程度；另一种是恰当比例类比，其中善的程度与存在的程度成正比，反之亦然。

所以，如果上帝是位于这个层级顶端的必要存在，那么上帝就是完美的善，完美的真理；你看，一切都是成比例的。因此，人类处于这个层级的顶端，拥有一定程度的善和可理解的秩序，而加州泥石流则处于这个层级的顶端，你看，它所具有的善或可理解的秩序程度相对较低，等等。所以，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来谈论上帝；我们的语言是类比的语言。

现在，在你正在阅读的这篇关于自然原理的文章中，你会注意到作者在结尾区分了三种谓词，这同样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鉴来的。第一种是单义谓词，即一个词只使用一种含义。第二种是歧义谓词，即一个词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含义。

还有类比谓词，它的含义与之类似。因此，托马斯所做的就是完善类比谓词的概念。显然，这种完善依赖于存在的概念，而存在，嗯，并不那么容易理解。

当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说出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”这句话时，从阿奎那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错误的。存在远比存在与否复杂得多。存在本身具有其独特的本质。

也就是说，所有存在都具有某些超越性的属性。或者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所有生命都具有某些超越性的属性。这些属性超越了物种、属以及更大类别之间的差异，适用于每一个生命。

你看，每个生命体都是如此。存在还是不存在，这是一种被剥离了本质的存在概念，呃，它缺乏存在的那些超越性的属性。

存在的空洞。借用丁尼生的诗句，不过是我们自身空洞的回响。你看。

哦，这在物质的概念中就能理解了，我想这在会议的某个讨论环节里提到过。我忘了是哪个环节了。呃，在那个环节里，对阿奎那来说，物质是纯粹的潜能。

但说纯粹的潜能，就等于说，哦，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，即使是裸露的物质，也蕴含着向善的可能性。你看。而18世纪机械论科学中对物质的概念，则是指某种缺乏所有次要属性的东西，比如颜色、气味、触感。

你看，死寂的、惰性的、冷漠的、毫无生气的。所以，如果丁尼生当时想到的是托马斯·阿奎那的存在观，他就不可能在《悼念集》中写到那片荒芜之地。

信奉阿奎那并非一片荒芜。在机械论科学中，它或许是一片荒芜。但在被阿奎那皈依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科学中，它却并非如此。

所以，嗯，每当我们思考“存在”这个概念时，“存在”的概念就包含了善、真、美这些概念。这些都是超越性的属性。你看。

现在，就这些超越性的属性而言，我们知道它们在这个尺度上、在这个尺度上、在这个尺度上、在这个尺度上，以不同的程度存在。通过外推，我们很容易地用程度类比来谈论上帝。你看。

或者更确切地说，用比例关系来理解。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通过类比实现的。现在，我想重点谈谈两个与真理和善有关的例子。

真理与善良。我之所以关注这两点，是因为这些素材，嗯，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在这本选集中找到。而且我们也能，嗯，看得比较清楚。

第529页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：真理是否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这的确令人费解，因为，嗯，如今如果我们讨论“什么是真理？”这个问题，我们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真理是命题的一种属性。这种属性对应于某种超心理状态。

既然命题是思想的产物，而命题又是真理，那么真理就存在于理智之中，存在于思考之中。存在于正确的思考之中。存在于对正确命题的思考之中。

我们会说真理存在于理智之中。换句话说，真理是一个认识论范畴。但是，当你读到那篇文章时，你会发现阿奎那并没有这样回答。

真理并非只存在于理智之中。另一种可能性是，真理是否存在于事物本身，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。

因此，我们区分了认知真理和本体真理。本体真理，即命题的真理或存在的真理。

你说的“存在的真相”是什么意思？嗯，我觉得用英语术语来说，你可以区分关于哲学家的真相和真正的哲学家。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家？符合原型的人。符合原型？嗯，听起来像是某种原型。

呵呵，没错。真正的哲学家是真正理解哲学本质的人。

你明白了吗？没错，信经里不是说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吗？你说的真人是什么意思？真人？人只是一个概念吗？不。真人是符合人性本质的人。他是真正的人。

符合类型。本体论真理。所以你有两种真理概念，其中一种是指单纯的命题真理，即命题真理。

你看，当我们从神学角度谈论命题启示时，我们指的是可以用命题来表达的启示。它是可以思考、可以理解的。这些命题要么是真，要么是假。

你明白了吗？或者说，要么是认知意义上的真理，命题的真理，要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，真正的存在。符合类型。是的。

真理这事就是这样。所谓“符合类型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原型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之中。原型提供了上帝创造的模式。

你明白了吗？这就是原型真理。也就是说，被视为真理的上帝就是逻各斯。是的。

逻各斯。他将奥古斯丁的逻各斯概念引入亚里士多德哲学。这就是作为逻各斯的上帝。

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蕴藏在他里面。还记得歌罗西书中的那句话吗？明白了吗？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一切真理都源于上帝。因为一切命题真理要么是关于上帝的真理，要么是关于上帝创造的某个方面的真理。

你明白了吗？所以，谈论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参照点都是上帝的原型。当你断言某件事是真的，实际上你是在说上帝知道它是真的。这就是参照点。

谈论真理。而上帝，作为真正的存在，是存在的极致体现，拥有超越一切的完美属性。

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伟大。这就是本体论真理。这显然是奥古斯丁和教父们的传统，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真理的来源，无论是我们所知的本体论真理还是命题真理，一切真理的来源都是上帝。

上帝是所有真理的源泉。上帝是真理的标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所有真理，无论出自何处，只要是真，都是上帝的真理。

你看，命题真理，本体论真理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，造物主。

那么，这就是贯穿第一篇文章的主题。他对真理，也就是命题真理的定义是：真理是思想与事物的等同。这是一种符合论式的定义。

真理是思想与事物的等式。当命题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符时，你就得到了一个真命题。然而，他问道，本体论真理和认识论真理，哪个先出现呢？

他的回答是，真理首先存在于理智之中，因此也存在于存在之中。也就是说，真理首先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之中，存在于那些原型之中，然后才存在于被造之物之中，这些被造之物是真理的化身，是真理的源泉，是真理的体现。所以，请仔细阅读这篇文章。

这篇文章内容丰富，延续了奥古斯丁的传统。然而，他从那篇文章继续论述，接着是第五篇文章：上帝是否是真理。上帝是否是真理。

然后他开始阐述逻各斯（logos）方面的内容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谈谈上帝的良善。我之后还会再谈到上帝的旨意，但关于上帝的良善，我们想……哦，我想在第534页、535页，大致是这部分内容。

关于真理，有什么疑问吗？有什么看法？本质真理和偶然真理，偶然真理和认知真理是一回事吗？嗯，本质和偶然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本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。偶然性是指事物本身并不具有本质属性，但却发生在事物上的事物。

我感觉我们只能偶然发现真相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是啊，是啊。

也就是说，知晓某件事的真相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。它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。正是如此。

没错，我们确实有获取知识的能力，但那只是偶然的。

是的，但真正获得知识取决于使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是一种偶然发生的现象，而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必然结果。没错。

为了确保我把这个问题提清楚，当他说真理首先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中，然后才存在于受造物中时，他指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真理吗？不，他说真理首先存在于理智之中。我认为，在这个语境下，他指的是关于自然的真理，甚至是自然界中事物的真实类型。你会明白的。

因为上帝，任何受造物的真理都首先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。首先存在于理智之中。现在，你可能会说，是的，但在上帝那里，上帝的真存在，即祂是真神，难道不是先于上帝心中的真理吗？对此，我认为阿奎那会说，不，反之亦然。

因为上帝就是全知全能的。你会明白的。如果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，不是拥有理性真理的人，他就不是上帝。

你会明白的，因为那是……的超验属性之一。好吧。是的。

好的。你认为我们从古希腊时期就一直沿用的传统会延续下去吗？这个传统不断发展，在早期教会、圣奥古斯丁以及现在的托马斯·阿奎那那里逐渐基督教化。注意了，因为正是这种基督教哲学世界观即将突然瓦解。

威廉·奥卡姆一出现，事情似乎就变得一团糟了。我们下周一，或许下周三，会谈到这一点。天哪。

良善。这是神的另一项超越性的属性。神的良善在他的眷顾中显而易见。

也就是说，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中，万物皆善。万物皆善。也就是说，苹果也有它自身的善。

狗之所以是好的，是因为狗的本性就是好的。人之所以是好的，是因为人类身上有一种特质，能够融入整个造物主交织的善之中。这一点上来说，人是好的。

哪里有邪恶，哪里就有善的缺失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称之为一种缺失。所以，一颗坏苹果就是一颗不再忠于其本质的苹果。

事实上，如果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腐烂殆尽。没有善，就没有存在。一切存在，在某种程度上，都是善的。

你看。所以，良善体现在创造之中，体现在创造的各个层面，体现在创造的方方面面。即使是那些已经腐朽的事物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上帝的良善，祂赋予万物不同程度的超验属性。

您看到的关于预定论的那篇文章，531。阿奎那在论述预定论时，将其与允许某些事情发生的神圣天意联系起来。天意是指上帝出于良善允许某些事情发生，从而达到其美好目的。

你看。在第534期，你会看到一篇题为《上帝是否还能做得更好》的文章总结了这种善意。文章的答案是，任何事物的善都包含两方面。

人属于其本质；理性属于人的本质。就善而言，上帝无法创造比事物本身更好的事物。你无法使人变得比人天生具备的善更好。

你看。但还有另一种善。用另一个例子来说，人的善就是品德高尚、智慧或知识渊博。

那并非本质所在；那是需要达成、需要实现的。就此而言，上帝能够使他所创造的事物更加美好。他能使你变得有德行、有智慧。

会议上讨论的某些内容遥相呼应。

事实上，周六上午的第一位演讲者批评了汤姆·莫里斯在圣母大学所做的一些工作。她的论文探讨了如何在最好的世界中赞美上帝，以及安瑟伦的思想。

她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，安瑟伦和传统，进而阿奎那，都接受了这种观点。即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他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世界，这是根据它们的本质而言的。

你看，与此相反，莫里斯反对这种传统，他说：“不，上帝本可以创造出比他所创造的更好的东西。”所以，这个问题就引发了辩论。

请参阅第534页以及页面顶部对反对意见3的答复。虽然现今的事物秩序仅限于现有事物，但神的能力和智慧并不受此限制。因此，尽管对于现今的事物而言，没有其他秩序是合适且有益的，但神可以创造其他事物，并赋予它们另一种秩序。

所以，这并非唯一可能的世界。上帝可以创造其他截然不同、同样美好的世界。但就这个世界而言，它是最好的可能世界。

好的？那么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可能会问，那么恶的问题呢？我们已经看到，他的回答是，为了更大的善，恶是被允许的。这一点在第535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。在回答“上帝是否是恶的根源”这个问题时，他写道，恶在于行为者的缺陷所导致的行为缺陷。

但上帝本身没有任何缺陷。因此，罪恶，即由行为主体缺陷导致的行为缺陷，并不能归咎于上帝。你必须寻找的是行为主体自身的缺陷。

当然，这种寻找有缺陷的主体的做法，实际上就是接受了奥古斯丁关于邪恶存在的自由意志论证。因为有缺陷的主体拥有自由意志，例如人类、堕落天使等等。

但另一方面，邪恶，即某些事物的腐败，其根源在于上帝。这里他指的是事物自然的腐败，比如苹果腐烂。显而易见，在这一段的中段，上帝创造万物的意图是维护宇宙秩序的良善。

如果宇宙秩序的良好运行需要苹果腐烂，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腐烂的苹果就是好的。毕竟，如果没有腐烂的苹果，苹果又从何而来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腐烂的苹果，又怎能有苹果种子来种植更多的苹果树，从而结出更多的苹果呢？所以，腐烂的苹果，难道不是为了宇宙的福祉吗？不是为了整体的福祉吗？

所以，对于自然灾害，他认为“为了更大利益”的论点适用。对于道德上的恶，则适用“自由意志”的论点。但即便如此，为了更大利益，上帝也允许这种恶的存在。